

吃中國奶水長大的美國女作家

賽珍珠中國戀

● 徐天淦

歡樂童年華人生活

長相很美的賽珍珠是著名的美國女作家，曾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一生與中國結下不解之緣。

她原名為玻爾·賽登斯屈克·布克（Pearl Sydencker Buck），像已婚婦女那樣在本名、姓氏後冠以夫姓，一般稱之為布克夫人。賽珍珠的父母在十九世紀末七十年代受美國教會的派遣來中國傳教，同許多在華的傳教士一樣，她父親也取了個中文名，叫「賽兆祥」。

賽珍珠是家中的第五個孩子。在她的前面有兩個姐姐和一個哥哥先後因患霍亂和回歸熱而夭折，所以父母親對她特別寵愛，視為掌上明珠。他們為她取了個美國女孩常用的名字——Pearl，中文意思是「珍珠」。這個女孩出生僅四個月，就隨父母千里迢迢來到中國長江下游的傳教地——江蘇省鎮江。稍大後，父母請了位老先生教她中文，因父姓為「賽登斯屈克」，所以她就很自然地取了個中國名字——賽珍珠。

賽珍珠的父母和其他外國人不同，他們不是住在租界裡，而是把家庭安置在中國人居住的地

區。這樣，既可擺脫許多白種人所過的那種狹窄、封閉式的生活方式，同時還能夠結合實際情況進行傳教。對賽珍珠來說，則從呀呀學語起就能感受東方生活方式的薰陶。

賽珍珠的童年是很幸福的。她的小伙伴都是中國人的孩子。她同他們一起玩耍，一起歡笑，享受著如她自己所說的「任何白人兒童在中國都未曾體驗過的自由」。

譬如過春節，這一天賽珍珠會穿上新衣服，扎著兩根羊角辮，和小伙伴一起到中國人家裡拜年，喊上一句「恭禧發財」，然後張開口袋，裝上叔叔伯伯給的糖果瓜子花生；到了元宵節的晚上，她就拖著用紙和細蔑竹編扎的兔子燈，和中國小朋友高興地跑來跑去；清明節的時候，她就跟著大一點的孩子到山坡上放風箏，直玩到天黑才回家。除了這些，還有什麼捉鳥啦，在打谷場上聽說書人講故事啦，到金山寺的門前廣場上看江湖藝人要把戲啦，她全都經歷了。可以說，從幼年起所受到的中國古老文化的薰陶，使她得以了解中國的風土人情和社會習俗，為她後來的創作活動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廚師奶媽中文教師

童年時期，有三個人對賽珍珠的影響較大：一個是家中的廚師，一個是姓王的奶媽，再一個是教她中文的孔先生。

廚師是個長得瘦小，但卻是多才多藝的人。他很會講故事，而賽珍珠就喜歡聽故事，因此就經常纏著他，什麼劉關張三戰呂布哪，什麼景陽崗武松打虎哪，她聽得津津有味。晚上，賽珍珠還常去廚師房間裡聽他吹笛子或用二胡演奏民間樂曲。

賽珍珠是吮吸著王媽的奶水長大的。王媽為人溫厚慈祥，她細心地照料賽珍珠一家，共同生活了十八年之久。王媽常常一邊縫補衣服，一邊給賽珍珠講述自己的童年或一些民間傳說。賽珍珠去過金山寺，從王媽那裡又聽到了白娘娘的故事。這個美麗動人的傳說深深地留在了她的腦海裡。後來，據說賽珍珠還專門花時間研究了這個傳說的由來呢。

孔先生是一位儒家信徒，他本人也正好姓孔。他每天給賽珍珠授課兩小時，講解四書五經，



（上圖）賽珍珠女士中年時期的照相
。 （下圖）賽珍珠在美國自宅和亞洲
的孤兒一起玩樂。



傳授孔孟之道。在說古論今、天南地北的授課中，孔先生常常把過去，現在和未來聯繫起來，向賽珍珠灌輸中國歷史知識，使她對涉及歷史、文學等知識的中國古典小說產生濃厚的興趣。後來賽珍珠用了五年時間把中國古典名著《水滸》翻譯成英文（英譯為《四海之內皆兄弟》），不能不說是與孔先生有很大的關係。

中國舊文化對賽珍珠的思想有著極大的影響，尤其是「君子泰而不驕」給她留下深刻的印象，並成為她以後生活的準則。一九三八年，當她得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感到無比激動，但孔先生的關於做人要謙恭的教誨頓時又在耳畔響起，她情不自禁地喊道：「我倒是希望把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西多爾·德萊塞！」（註一）在談及中國小說對她的幫助時，她由衷地說：「我最早的小說知識，關於怎樣敘述故事和怎樣寫故事，都是在中國學到的。今天不承認這點，在我來說就是忘恩負義。」

宿縣四年獲得題材

一九一〇年，賽珍珠父母趁休假機會，將十歲歲的賽珍珠送回國接受高等教育。

賽珍珠先是在威爾斯萊大學，後來轉入弗吉尼亞州的倫道夫—梅康女子學院，攻讀心理學，並在那裡完成學業。

在美國的四年，賽珍珠顯得沉默寡言，因為她對同學們所津津樂道的一切感到非常陌生，覺得自己的生活與他們相距甚遠。

一九一四年，賽珍珠在大學畢業了，她本想

立即返回中國，但由于學校和教會的挽留，就留校執教心理學。不久，她得知母親病重的消息，於是就請了一位朋友代她的課，自己則趕回中國。

一踏上中國的土地，賽珍珠就像變了一個人似的，愁悵、苦悶頓時煙消雲散。在鎮江車站，她看到身體虛弱的母親，忍不住痛哭起來。她的那些前來迎接的中國朋友握手、擁抱，親切交談。她還大聲地用中國話對圍觀的人說「你們好！」。

後來，賽珍珠就在鎮江崇實女中教書。與此同時，她開始了對中國小說的研究。她不僅把孔先生及其友人的全部藏書都看了，而且還常到鎮江圖書館去借書。通過大量的閱讀，她欣喜地發現中國小說與平民百姓的親緣關係，並由此而萌發了向西方介紹中國的慾望。

一九一七年，賽珍珠同在教會工作的農學博士約翰·布克結婚。婚後不久，夫婦倆離開鎮江而去安徽宿縣工作，並在那裡整整呆了四年。

賽珍珠和丈夫是宿縣城鄉中僅有的兩名白人。在平時，他們往往是步行到鄉下去，如果路遠的話，她就坐轎子，丈夫就騎自行車。作為一個已婚的婦女，賽珍珠比過去顯得更加自由，而當地的婦女對她非常熱情，像朋友似地無拘無束，拉扯家常。在這四年內，她去了許多地方，有些地方甚至是荒無人煙，親眼見到過農村的災荒，有一次竟碰上了土匪攻城、子彈橫飛的驚心動魄情況。

一九二二年，賽珍珠因母親病危而返回鎮江

。不久，她的母親終於撒手而去，賽珍珠強忍著悲痛，料理母親的喪事。在這之後，她就沒有再回宿縣，而同丈夫一起去南京工作。雖然如此，但在宿縣的四年生活為她後來創作長篇小說《大地》無疑提供了極為豐富的素材。

大地出版一舉成名

《大地》寫於一九三〇年。賽珍珠僅僅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一九三一年在美國出版後，立即受到廣泛的注意。一九三二年獲得普立茲文學獎，先後被譯成二十多種文字。好萊塢還把它搬上銀幕。賽珍珠由此而一舉成名。

這部小說是以作者所熟悉的安徽省和南京市為背景，描寫了一個普通農民發家致富的過程。主人公王龍勤勞樸實，娶了個財主的丫環為妻。夫妻二人終年辛勤勞動，省吃儉用。正當生活有點好轉時，一場嚴重乾旱襲來，田裡顆粒不收，一家人難以生活，只得逃荒到南方。一路上靠拉車、做工、沿街乞討來餬口，最困難時差點把女兒給賣了。後來在一次搶大戶的混亂中，王龍和他的妻子意外地得到一包金銀珠寶。從此，他們就開始買田置產，僱傭長工，日子一天天興旺起來。俗話說：「飽暖思淫欲」。生活好，王龍也就逐漸開始墮落，他吃喝玩樂、嫖娼納妾，無所不為，甚至對結髮之妻也感到厭惡，直到晚年才有所悔悟。作者以生動的筆觸，刻劃了一個靠剝削起家的典型形象，當然作者對主人公的遭遇和命運是寄予同情的。

令人遺憾的是，這樣一部描寫中國題材的作

品，在中國卻不僅不受歡迎，反而招致種種非難。右派人士「強烈地仇視《大地》及其作者」，因為「他們尤其不想讓洋人看到中國內地恐怖和貧困的情景」，而《大地》恰恰把中國沿海租界地的奢侈和內地的落後形成鮮明的對比，揭示了租界裡高等華人的腐朽生活，正是建立在對內地貧困農民的壓榨；左派人士則批評《大地》沒有揭示中國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實質。還有些人只是看了好萊塢根據《大地》而改編的電影，認為作者醜化了中國人的形象，使世人誤以為中國人都是留辮、纏腳和抽鴉片的。這裡應指出的，就是電影並沒有很好體現原作的意圖。

對一部小說有不同的看法，並不奇怪，見仁見智，不必強求一致，但公正的評價，只能是來自對作品（《大地》及其後兩部《兒子們》和《分家》共組成「土屋三部曲」）進行實事求是的、全面的分析。如果不帶有任何偏見，可以說《大地》作為歷史教材，不失為一部有影響的作品。

榮獲諾貝爾文學獎

由於賽珍珠的《大地》及其他小說，使西方人在理解中國人方面取得了成功，一九三八年瑞典文學院把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這位年輕的女作家。

在授獎儀式上，評委會代表蒂爾·林布萊德充滿激情地說：

「你在你的具有高超藝術質量的文學作品中，促進了西方世界對於人類的一個偉大而重要的

組成部份——中國人民的了解和重視。你通過你的作品使我們看到了人民大眾中的個人。你給我們展示了家族的興衰以及作為這些家族的士地。在這方面你教會我們認識那些思想感情的品性，正是它們把我們芸芸衆生在這個地球上聯繫到一起，你給了我們西方人某種中國心。」

賽珍珠成了美國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而她的獲獎在美國卻引起截然不同的反響。

美國歷史學家肯尼思·休梅克說：「《大地》使美國人第一次真正了解中國老百姓。」而非議的人則認為，也許除了老作家維拉·卡瑟（註二）之外，沒有一個婦女配得諾貝爾文學獎。甚至還有人說，在所有婦女之中，唯有賽珍珠不該獲獎，因為她太年輕了，寫的名著太少了。

賽珍珠對此則毫不計較，她在獲獎後的一次聚餐會上說：「我自幼在中國學到了一點道理，即講故事的人不能算作文人，我的小說不過是些故事，為的是使人們略微輕鬆地消磨難挨的時光而已。」坐在一旁的辛格萊·劉易斯卻不以為然，他說：「你不能小看自己啊！小說家有一種崇高的職能……你要多寫小說，讓別人去說閑話吧！他們嘴裡吐不出別的東西，讓他們見鬼去吧！」這一番話，使賽珍珠感到莫大的安慰和鼓勵。

賽珍珠在中國生活了二十一年，並把中國看作自己的「第二祖國」，但無論怎樣她畢竟是個外國人，閱讀她的作品，總讓人覺得她所體驗的是一些浮面表層的現象。也許賽珍珠本人也意識到這點，所以就很想找一位中國作家用英文寫一本介紹中國的書。這本書的要求應是，作者既能

真實地坦露中國文化的優根和劣根，揭示中國文化精神的內涵，同時在技巧上具有適合西方讀者口味的那種幽默風格和輕鬆筆調。她曾想到兩個人，一個是張海歆，一個是林語堂，但在對兩人進行全面比較之後，最後認為後者更為適合。

一九三三年的一天晚上，賽珍珠出現在林語堂家中。林語堂看過賽珍珠翻譯的《水滸》，十分欣賞。兩人用英語交談，一個是「中國通」，一個是「腳踏中西方文化」的人，雙方有著不少的共同語言。

談話很快轉入正題，即有些在中國住了幾年的西方人，回國後就以「中國通」自居，著書立說，但這些著作不過是海外獵奇，或是對小腳、辮子之類的展覽，竭力醜化中國人。賽珍珠表示，她希望有一本闡述中國的著作，但要避免上述毛病。這本書應滲透著中國人的基本精神，由中國人自己來寫，要坦誠相見，不要為了取悅於外國人而自慚形穢，因為中國人本來就是一個驕傲的民族，具有坦率和驕傲的資本。

林語堂聽了，出其不意地：「我倒很想寫一本書，說說我對中國的實感。」

「那你為什麼不寫呢？你是可以寫的，」賽珍珠十分熱忱地鼓勵說，「我盼望已久了，希望有個中國人寫一本有關中國的書。」

隨後，林語堂用了十個月的時間，寫成了名為《吾國吾民》這本書。當賽珍珠讀了《吾國吾民》後，大為讚賞，禁不住拍案驚呼：「這是本偉大著作！」並為之作序。一九三五年九月，《吾國吾民》一書在美國出版，一炮打響……

對中國有深厚感情

賽珍珠自幼在中國生活，喝著中國媽媽的奶水長大，因此她對中國有著深深的感情。

當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不久，賽珍珠在一九三八年第二期《亞洲》雜誌上發表一封致中國工農階級的信，其中寫道：「中國民眾此次遭受日本軍隊的攻擊，雖然奮力抵抗，前仆後繼，可是因為準備不夠終於失敗。這失敗的原因，是因為政府不作未雨綢繆的打算。」她深信中國的民眾縱然犧牲，也是不會退縮的，拿這樣的精神去對付日本，最後勝利必屬中國。

這封信發表後，竟引起一些人的不滿，認為她是在煽動中國民眾反對政府。

一九三八年末，賽珍珠在哥本哈根接受記者採訪，在回答中國的前途這一問題時，她是把希望寄托在蔣介石身上，除肯定在建設上取得某些成績外，也看到了政府官員的腐敗，並指出：「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是和平的唯一希望，但蔣介石因無視農民而失去他的機會。」後來她的一些不滿政府的言論常在報上出現（這種看法也明顯表現在《大地》三部曲中），對此政府大為惱火，並拒絕派代表參加她的諾貝爾授獎儀式。

早在一九三五年賽珍珠回美國擔任《亞洲》雜誌編輯時，該雜誌就以大量篇幅報導中國的「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還連續發表美國記者斯諾寫的《西行漫記》。一九四二年，她重返中國搜集抗戰題材，創作了小說《龍種》和《生路》，頌揚中國人民的英勇善戰精神。

四十年代，著名電影演員王瑩和夫婿謝和慶去美國留學，同時宣傳我國抗日戰爭的形勢。爭取美國人民的支持。臨行之前，周恩來曾對她說：

「有一個人你們必須努力爭取，她就是美國著名女作家賽珍珠，雖然她反對共產主義，但她在美國聲望很高，爭取她對我國抗日戰爭的同情和支持，對於爭取美國政府和人民對中國的同情和支持有很大作用。」王瑩抵美後立即拜訪了賽珍珠，兩人可謂一見如故。後來，賽珍珠親自在紐約為王瑩主持記者招待會，宣傳她的抗日事跡，還幫助她建立中國劇團，演出一些宣傳抗戰的節目。這個劇團曾到白宮演出過，賽珍珠親自擔任報幕。演出效果很好，反響也很大。

為感謝賽珍珠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支持，一九四三年周恩來曾邀請她去延安訪問，但她沒有去。後來她回憶說，這一邀請很吸引她，「但又怕八路軍依舊受共產國際利用」。這裡須說明的，賽珍珠的恐共思想由來已久，其根源是，一方面由於受到西方世界的反蘇反共的宣傳，另一方面則是她本人曾親歷了一九二七年春在南京發生的北伐軍不肖士兵的排外騷擾，並輕信謠言，以為是共產黨製造的。這兩者形成她的根深蒂固的反共產主義的思想。

想念鎮江黑橋燒餅

二次大戰後，賽珍珠繼續為發展中美兩國人民的友好事業而努力。她辦起「東亞協會」和「亞細亞出版社」，打算出版中國的小說。有一次，她對前來訪問的《大公報》著名女記者楊剛說

，美國人要知道中國人民的生活，要認識中國人，小說是最適當的。

賽珍珠不僅這麼說，而且自己還想繼續寫一些有關中國題材的小說——儘管她已難以勝任。雖說後來也確實寫出了如《北京來信》、《梁太太的三個女兒》等，但由於材料是來自西方和香港、或直接採訪一些大陸的逃亡者，所以內容上明顯存在問題，即不是惡意的渲染，就是誹謗和歪曲。這裡除她個人的主觀原因外，客觀上也有長期隔絕的時代因素。

晚年的賽珍珠非常希望能去中國大陸訪問，因為那裡有她的中國朋友，那裡埋葬著她的父母和兩個哥哥兩個姐姐。她本也很想在死後把自己的一半骨灰埋在中國鎮江——那塊與她結下不解之緣的地方。賽珍珠曾經向中國政府提出申請，但由於歷史原因，當時有關部門以作者「長期以來在著作中醜化、中傷和誹謗中國人民和他們的領袖」而予以拒絕。她對此感到很失望，心裡非常難過……

即使如此，賽珍珠依然視中國為「第二祖國」，深深地懷念著那裡的人民，眷念著養育她的那片土地。一九七三年三月，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綠色山莊，八十一歲的賽珍珠，帶著深深的遺憾離開了人世。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她還喃喃自語地說：「能吃到一塊鎮江的黑橋燒餅該多好啊！」

真是：憶昔往事散無垠。離散情濃，何分西東，哺育之恩記心中。
樂為中美架橋樑。《大地》禍端，左右不

容，宿愿難遂恨無窮。

〔註一〕：西多爾·德萊塞（1871—1945

）著名美國小說家，主要作品有《珍妮姑娘》、《嘉莉妹妹》、《金融家》、《天才》等。

〔註二〕：維拉·卡瑟（1873—1947）著名美國女作家。



①賽珍珠早年的照相。

②賽珍珠全家合影，前排左起：賽珍珠、父親賽兆祥、妹妹瑤凱、母親卡洛琳、後立者為乳母王媽媽。

③前排左起：賽珍珠、甘迺迪、賈桂琳，詩人洛斯特在諾貝爾得獎人的晚宴上合影。

